

欽定晉書

四十七卷
十七之七

晉書卷七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爲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初辟公府爲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爲征東長史倫誅

坐免成都王穎辟爲掾時驃騎從事中郎諸葛玫委長沙王乂奔鄴盛稱乂之非玫浮躁有才辯臨漳人士無不詣之詹與玫有舊歎曰諸葛成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玫聞甚愧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爲荊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爲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

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旣普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日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事賜爵潁陽鄉侯陳人王冲擁衆荊州素服詹名迎爲刺史詹以冲等無賴棄還南平冲亦不怨其得人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車號泣若戀

所生俄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使君
有常尊臣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
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絕漢興雖未能興復
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參古迹今大荒之
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爲
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相近習相遠訓
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
經尙道以玄虛宏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末嘉
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
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

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
雅重其才深納之頃之出補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北
將軍劉隗出鎮以詹爲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
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敦作逆
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
威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
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
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盾
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
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絹五千匹上疏讓曰臣聞開國承

家光啓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錫臣雖忝當一隊策
無微畧勞不汗馬猥以疏賤倫亞親密暫厠被練列勤
司勲乞迴謬恩聽其所守不許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
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詹將行上疏曰夫欲用天下
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
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頽陵清直之風旣澆糟糝之俗
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
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
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
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不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

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
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薦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
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
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
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
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
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懲勸
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
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蒞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
劣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

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敘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疾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繾綣齊好斷

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
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
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
不我與長卽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
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
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卽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以咸和六年卒時年五十
三冊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烈祠以太牢子玄
嗣位至散騎侍郎玄弟誕有器幹歷六郡太守龍驤將
軍追贈冀州刺史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飢疫

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
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爲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
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尠
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沖才識備
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
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裋褐不掩形菜蔬不充
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顏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
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鳧藻收春花
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
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卽辟

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甘卓

甘卓字季思丹陽人秦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寧爲吳將祖述仕吳爲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吳平卓退居自守郡命主簿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爲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爲參軍出補離狐令卓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前至歷陽與陳敏相遇敏甚悅共圖縱橫之計遂爲其子景娶卓女共相結託會周玘倡義密使錢廣攻敏弟昶敏遣卓討廣頓朱雀橋南會廣

殺昶玘告丹陽太守顧榮共邀說卓卓素敬服榮且以
昶死懷懼良久乃從之遂詐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共
滅敏傳首于京都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
軍歷陽內史其後討周馥征杜弼屢經苦戰多所擒獲
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將
軍如故復進爵于湖侯中興初以邊寇未靜學校陵遲
特聽不試孝廉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爲答問
損益當須博古通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
臣所忝州往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
州策試之由當藉學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

朝議不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爲秀才
儉辭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詣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
行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恥其州少士乃表求
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于
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研精
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恥銜耀取達遂歸終身不仕
卒於家卓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諸軍鎮
襄陽卓外柔內剛爲政簡惠善於緩撫估稅悉除市無
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稅卓不收其利皆給貧民
西土稱爲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僞許而心不

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姦凶耳卿還言之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卓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

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倡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有重名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

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荆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決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疆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旣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疆衆藉威名杖

節而行豈王含所能御哉遡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剋敵也如是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說卓襲之語在融傳卓旣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參軍羅英至廣

州與陶侃剋期參軍鄧騫虞沖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
征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
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遷卓爲鎮南
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梁州刺史
如故陶侃得卓信卽遣參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
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
前敦大懼遣卓兄子行參軍卬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
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
更結好時王師敗績敦求臺騶虞幡駐卓卓聞周顛戴
若思遇害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

人書常以胡寇爲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卽命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越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將恐將軍之下亦各便求西還不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先寬和忽便疆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

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轉更狠愎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密承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于寢傳首于敦四子散騎郎蕃等皆被害太寧中追贈驃騎將軍諡曰敬

鄧騫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爲鄉鄰所重常推誠行己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爲主簿使說甘卓卓留爲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返承爲魏父所敗以虞悝兄弟爲承黨父盡誅之而求騫甚急

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爲罪乃往詣父父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楊也以爲別駕騫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爲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

卞壺

從父兄敦

卞壺字望之濟陰冤句人也祖統琅邪內史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弟裒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訐其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爲尚書郎楊

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超拜右丞封
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以華壻免官齊
王冏輔政爲侍中中書令進爵爲公及長沙王又專權
粹立朝正色又忌而害之初粹如廁見物若兩眼俄而
難作壺弱冠有名譽司兗二州齊王冏辟皆不就遇家
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
爲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
盾盾以壺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
選舉甚見親杖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旣葬
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壺牋自陳曰壺

天性狷狹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爲
中書令時壺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祇就門
戶遇禍迸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
蘭陵爲苟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思
暫之郡規得托身尋蒙見召爲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
欲自致規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
旣梟懸壺亦嬰病具自歸聞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選寵
顯望復以無施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素懷顧以命
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召壺爲尚書郎實欲因此以
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罰壺年九歲爲先母弟表所

見孤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壺以陋賤不能榮親
家產屢空養道多闕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拊心永恨五
內抽割於公無效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顏昧冒
榮進若廢壺一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壺居事之日功
績以隆者誠不得私其身今東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
茂軍司馬諸參佐並以明德宣力王事壺之去留曾無
損益賀循謝端顧景丁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
壺委質二府漸冉五載考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
恭順奈何哀孤之日不見愍恕哉帝以其辭苦不奪其
志服闋爲世子師壺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

府貴而憚焉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侍講
東宮遷太子詹事以公事免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忠於
事上權貴屏迹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
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
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
於是制出母齊衰朞壺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
正名依禮爲無所據若夫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
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謬亂使
去留自由者此必爲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
宜正之以禮魏顥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

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禮況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爲既絕之妻夫亡制服不爲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爲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爲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沒無所託地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冢若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爲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爲母子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以爲母此爲制離絕於二居裁出否於意斷離絕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子求去求絕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

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爲無寄之人也式必內
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親略情
禮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爲國士閨門之內
犯禮違義開闢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
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
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
任案侍中司徒臨潁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
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輝淮南大
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禮正
違崇孝敬之教並爲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輝弘官

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
清議廢棄終身壺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
含滅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軍明帝不豫領尚
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復拜右將軍加給事
中尚書令帝崩成帝卽位羣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
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
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皇太后
臨朝壺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時召南陽樂謨爲
郡中正潁川庾怡爲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壺奏
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

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爲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
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
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
非已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
戰成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
則人皆不爲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爲
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
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爲謨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
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
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爲永制朝議以

爲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壺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壺斷裁切直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壺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己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

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勲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驚癩耳若卜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峒當敢爾邪壺廉絜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面劓累乞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爲惡滋蔓不可復制此是晁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

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壺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奈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卽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爲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今內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在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壺司馬任台勸壺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壺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

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壺復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餘官如故峻至東陵口詔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壺率郭默趙盾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爲峻所破壺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壺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矜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壺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尚書郎弘訥議以爲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貞之節

當書於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鼎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勲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壺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難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鏃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爲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况壺伏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況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典謨

克厭衆望於是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諡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珍散騎侍郎珍弟盱奉車
都尉珍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
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
之道萃于一門珍子誕嗣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壺下詔
曰壺立朝忠恪喪身兇寇所封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
贍以爲慨然可給實口廩其後盜發壺墓尸僵鬢髮蒼
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
以修塋兆壺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耽尚書郎
敦字仲仁父俊清貞有檢識以名理著稱其鄉人郤詵

恃才陵傲俊兄弟俊等亦以門盛輕詵相視如讐詵以
楊駿故吏被繫俊時爲尙書郎按其獄詵懼不免俊平
心斷決正之詵卒以免而猶不悛後爲左丞復奏陷卞
氏俊歷位汝南相廷尉卿敦弱冠仕州郡辟司空府稍
遷太子舍人尙書郎朝士多稱之東海王越聞召以爲
主簿王彌逼洛敦及胡毋輔之勸越擊王彌而王衍潘
滔共執不聽敦庭爭苦至衆咸壯之出補汝南內史元
帝之爲鎮東請爲軍諮祭酒不就征南將軍山簡以爲
司馬尋而王如杜曾相繼爲亂簡乃使敦監沔北七郡
軍事振威將軍領江夏相戍夏口敦攻討沔中皆平旣

而杜弢寇湘中如敦征討大都督伐弢有功賜爵安陵
亭侯鎮東大將軍王敦請爲軍司中興建拜太子左衛
率時石勒侵逼淮泗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
卿舉敦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
自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
淮北諸郡多爲所陷竟以畏慙貶秩三等爲鷹揚將軍
徵拜大司農王敦表爲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
之討王敦也以爲鎮南將軍假節事平更拜尚書以功
封益陽侯徙光祿勳出爲都督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假
節尋進征南將軍固辭不拜蘇峻反溫嶠庾亮移檄征

鎮同赴京師敦擁兵不下又不給軍糧唯遣督護荀璜
領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時朝野莫不怪歎獨陶侃亦功
齒忿之峻平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無大臣之節
請檻車收付廷尉丞相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
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之職徵爲光祿大夫領少府
敦旣不討蘇峻常懷愧恥名論自此虧矣尋以憂卒追
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諡曰敬子滔嗣

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七
世孫封臨沂縣慈鄉侯子孫因家焉父和爲琅邪國上

軍將軍超少有志尙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爲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戶轉行參軍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物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詰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入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旣葬屬王敦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須純色牛市不可得啓買官外廐牛詔便以賜之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穆后

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峻謀逆超代趙盾爲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太后崩軍衛禮章損闕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

衛內實防禦超等時饑僅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繼
繼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
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爲帝所親遇疑
之尤甚後干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
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
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
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
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
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顯近地葬之使出
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諡曰忠超天性謙慎歷事三

帝恒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諂故士人皆安而敬之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書侍郎下邳內史子享亦清慎爲散騎郎

鍾雅

鍾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也父畢公府掾早終雅少孤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爲佐著作郎母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爲參軍遷尚書郎避亂東渡元帝以爲丞相記室參軍遷臨淮內史振威將軍頃之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時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爲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

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
帝自以功德爲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
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
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
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補
宣城內史錢鳳作逆加廣武將軍率衆屯青弋時廣德
縣人周玘爲鳳起兵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
斬之鳳平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
未暮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勳之殂
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

祖明皇帝崩背萬國當朞來月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清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皆憚之北中郎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雅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雅爲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讐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

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惟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爲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勳其後以家貧詔賜布帛百匹子誕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修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庸績克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旣而人撓其謀天奪其鑿疑留不斷自取誅夷卞壺束帶立朝以匡

正爲己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
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
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猾滔天幼君危
逼乃崎嶇寇難契闊艱虞匪石爲心寒松比操貞軌皆
沒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苟息繼之以死方之二
子曾何足云

贊曰卓臨南服詹蒞西州政刑克舉威惠兼修應嗟運
促甘斃疑留望之徇義處死爲易惟子惟臣名節斯寄
鍾劉入仕忠貞攸履竭其股肱繼之以死

晉書卷七十

晉書卷七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一

孫惠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豫章太守賁曾孫也父祖並仕吳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赴齊王冏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冏驕矜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冏果敗成都王穎薦惠爲大將軍叅

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是時穎將征長沙王又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時惠又擅殺穎牙門將梁儁懼罪因改姓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曰天禍晉國遘茲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咨叡哲之才應神武之略承衰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讒之俗跼蹐凶諂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舖糟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忘身抗辭金門則謇諤之言

顯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大命有在夫以
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恥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
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今明公名著天
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
篤友急難之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持皇穹無
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亡之符
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虎視東夏之藩
龍躍海隅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東命勁吳銳卒之
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啟示羣王旁收雄俊
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鄴宮外

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
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
著明謫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剋明公思安危人神
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昃之德躬吐握求賢
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涓濱之士含
奇謨於朱脣握神策於玉掌逍遙川嶽之上以俟真人
之求日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任之則元勳
建矣祕之不天值此衰運竊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荆
棘重繭而至櫛風沐雨來承禍難思以管穴毗佐大猷
道險時吝未敢自顯伏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

啟天慮若猶沉吟際會徘徊二端微倖在險請從恕宥
之例明公今旋軫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
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況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
獲摧冰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
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於慶命之會
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
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曳於糞壤形骸捐
於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
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
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祕之所恥惜乎晉世之無

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祕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鍵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鶴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卽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廙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爲軍諮祭酒數諮

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除祕書監不拜轉彭城內史廣陵相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元帝遣甘卓討周馥於壽陽惠乃率衆應卓馥敗走廬江何銳爲安豐太守惠權留郡境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旣非南朝所授常慮讒間因此大懼遂攻殺銳奔入蠻中尋病卒時年四十七喪還鄉里朝廷明其本心追加弔賻

熊遠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嘗爲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

里遠有志尚縣召爲功曹不起強與衣幘扶之使謁十
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
請留縣太守察遠孝廉屬太守討氏羌遠遂不行送至
隴右而還後太守會稽夏靜辟爲功曹及靜去職遠送
至會稽以歸州辟主簿別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
領武昌太守寧遠護軍元帝作相引爲主簿時傳北陵
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旣不親行承傳言之者
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答之宜
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
哀卽宜命將至洛修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

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况此酷辱之大恥臣子奔馳之日夫修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爲罪漢祖哭之以爲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甚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謳吟思德於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內延頸之望矣屬有杜弼之難不能從時江東草創農桑弛廢遠建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載耒

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以勸農功詩云弗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修遊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時議美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曰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弢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蔡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旣

往恢霸業於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
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
崇戲弄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
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元帝納之轉丞相叅軍是時
琅琊國侍郎王鑿勸帝親征杜弢遠又上疏曰皇綱失
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
逆寇遊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
懷慷慨杜弢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
宗伐鬼方三年乃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
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勳亦有遣將以平小

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剋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卽賊不足慮也會叟已平轉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歎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不苟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及中興建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爲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按投刺者不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爲

普無偏頗之失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僞之端帝不從
轉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緄
將入直遇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緄避之緄不廻協
令威儀率掙緄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時
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曰被庚午
詔書以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剋責雖禹湯罪己未足
以喻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
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羣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
大化素飡負乘糝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
甚二帝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

軍北討讎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
食肉况此恥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爲王前驅若此
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修戎事
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
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
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修
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
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彊弱相陵冤枉不理今當官者
以埋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
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

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沉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輟官攀龍附鳳翱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爲圓撓直爲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幾未整風俗僞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廷羣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爭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郭翼上書武帝擢爲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數奏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
亂之所由也求才急於疎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
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仄陋舜拔賢於巖穴姬公不
曲繩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於
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
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改
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堯何遷
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累
遷侍中出補會稽內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
遠將軍距而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保境安衆爲務敦至

石頭諷朝廷徵遠還乃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其正而有謀引爲長史數月病卒遠弟縉名亞於遠爲王敦主簿終於鄱陽太守縉子鳴鵠位至武昌太守

王鑒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著稱初爲元帝琅琊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鑒上疏勸帝征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籍之資江南之地蓋

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鴟視於五嶺蠻蜀
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幾其八
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
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
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鑿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
夕也昔齊旅未朞而申侯懼其老况暴甲三年介冑生
蟻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
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
垣牆之內闕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
安鑿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

之寇兵獸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旣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弼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

動千乘之重鑿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
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
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况虎兕之寇乎當
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
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
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
壺漿不贍馳騫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勲以
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鑾
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鑿未見
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旂盧龍之嶺頓轡

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蒙險不以爲勞况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僞祖親沂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挂劍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閒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著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啟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旣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

梯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
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
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
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
之言聖主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
陳疏奏帝深納之卽命中外戒嚴將自征發會發已平
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
王敦請爲記室叅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於
世鑒弟濤及弟子載並有才筆濤字茂略歷著作郎無
錫令戴字庭堅亦爲著作並早卒

陳頽

陳頽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頽曰當使容馬車訴笑而從之仕爲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拔爲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爲刺史韜因河間王顥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頽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

佐曰河北白壤膏梁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答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真以爲汝穎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顏曰彥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義傳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遷尚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元康中舉孝廉而州將留之顏薦同縣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稟質清沖若得參嘉命必能光贊大猷允清朝望使黃憲之徒不乏於豫土令顏

庶免臧文之責州乃辟保齊王罔起義州遣額將兵赴之拜駙馬都尉遭賊避難于江西歷陽內史朱彥引爲叅軍鎮東從事中郎袁琇薦額於元帝遷鎮東行叅軍事典法兵二曹額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凌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建興初制版

補錄事參軍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頽議諸僚屬乘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偃蹇倨慢以爲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焚燎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初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制已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頽意謂不宜以爲常式駁之曰聖王懸爵賞功制罰糾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篡逆手弄天機惠皇失御九服無戴三王建議席卷四

海合起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設己亥義格以權濟難
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雜猥
遭人爲侯或加兵伍或出阜僕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
委庸隸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以正皇綱重
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類以孤寒數有奏議
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
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
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
貧賤勲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
武略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

十得一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二三日禪降虜七世內侍
由余戎狄入爲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
乎宜引幽滯之儁抑華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後
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選腹心之吏爲荊州叅軍若有
調發動靜馳白故恒得宿辦陶侃征還頽先至巴陵上
禮侃以爲能表爲梁州刺史綏懷荒弊甚有威惠梁州
大姓互相嫉妬說頽年老耳聾侃召頽還以西陽太守
蔣異代之年六十九卒

高崧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慳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

值歲饑惺菜蔬不饜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
寓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爲西曹書佐及軼敗惺藏匿軼
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爲叅軍遂歷顯位
至丹陽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崧少好學善史書總角
時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爲揚州引崧爲主簿益相欽
重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惺
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崧乃自繫廷尉訟寃遂停喪五
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惺備位大臣違
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
是見稱拜中書郎再遷黃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爲撫

軍司馬時桓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崧
曰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
逆順於茲判矣若有異計請先釁鼓便於坐爲簡文書
草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
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
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須
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
噂嗜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
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
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

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
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
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
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得書還鎮崧累遷侍中是時
謝萬爲豫州都督疲於親賓相送方臥在室崧徑造之
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爲政萬粗陳其意崧便爲敘
刑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鄴故有才
具邪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
實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免卒於家子耆官至散騎
常侍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王
耀奇於東海終而誓甘之旅炎運載昌稱狩之師金行
不競豈遭時之會斯蹇將謀國之道未通迷於委質之
貞闇於所修之慮本既顛矣何以能終熊遠王鑒有毗
濟之道比之大廈其榱桷之佐乎崧之詆溫頡之距結
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潁之論採郭嘉之風旨挹朱育
之餘波故桓溫輟許攸之謀解結欽王朗之跡緝之時
典用此道歟

贊曰臨湘遊藝才識英發詭名違潁陳書干越孝文忠
審嘉言斯踐茂高器鑒彫章尤善侯爵崧傳高明頽顯

乾隆四年校刊

子部卷七十一

列傳

十二

晉書卷七十一

晉書卷七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二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歷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

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

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旣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胷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

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邺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欵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

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
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叅已軍事
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
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
果震栢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
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
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
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晉王又
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
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

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卽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鍾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啟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

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者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精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

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流長標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譏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盱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寅畏者所以饗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旣濟云思患而豫防

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
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
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
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祥奄有區夏啟重
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
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卽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
萬幾勞逾日昃立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
主未寧於上黔細未輯於下鴻鴈之詠不興康衢之歌
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
畧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

數改則覲覲生官方不審則糝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
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爲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
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
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
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况刑又
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
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
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爲塵露之益若
不足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
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以頑昧

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暫昧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微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譴曾未數旬大眚再見日月告覺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

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沍結冰此明天人之
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
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
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羣謗臣聞人
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爲子產
知鑄刑書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
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家國
大信之要誠非微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
方闢四門以亮采訪輿誦於羣小况臣蒙珥筆朝末而
可不竭誠盡規哉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

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旣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其辭曰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爲寶士以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旣以拔文秀於叢蒼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臯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沉寘之韻而希

風乎巖先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
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
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論雲翼井蛙
難與量海鼇雖然將祛子之惑詆以未悟其可乎乃者
地維中絕乾光墜采皇運暫迴廓祚海淮龍德時乘羣
才雲駭藹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
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
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驪驪軒髦杞梓
競敷蘭茝爭翹嬰聲冠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
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

夫窟泉之潛不思雲翬熙冰之采不美旭晞混光耀於
埃藹者亦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
淪湧懸乎龍津蚓蟻以不才陸槁蟒虵以騰驚暴鱗連
城之寶藏於褐裏三秀雖豔縻于麗采香惡乎芬賈惡
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駢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
廢則神王跡麤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
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
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
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
非我意意得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

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豪不小太山蚊淚與天地齊
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跡一沖一溢
懸象之節渙沍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
龍豹之委穎駿狼之長暉立陸之短景故臯壤爲悲欣
之府胡蝶爲化物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顰螻蛄
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闕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薺擁
壁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
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
萊婆娑於林窟嚴平澄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
生吟嘯而矯跡焦光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

叟遜形以倏忽吾不能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
與智骨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
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
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爲存者三季之所以廢
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弼其違標顯切直用攻
其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誠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
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勲業至大而
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始由法令太明刑教
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
臣去春啟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

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
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鬪去秋
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
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
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嶮共相扇惑雖
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積
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
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
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顙顙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
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

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勅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臣今所陳慙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亮臣誠若所啟上台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言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疏奏納焉卽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旣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立鑒廣覽欲知

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况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黷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眚者則當克己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蒸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假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

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替王敦起璞爲記室叅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卽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文多不載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

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
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
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
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
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醜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
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
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
也温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巳之吉
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
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爲

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往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

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卽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各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祕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

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爲桓温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倉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驚官至臨賀太守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

後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
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
碁局幾道擣菹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
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
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
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
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
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
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立業兼綜練醫術凡
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

與太守鶴胤爲義軍者督與周瑾等起兵討之祕機洪
爲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
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
欲避地南土乃叅廣州刺史稽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
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
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
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叅軍干寶深相親
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
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
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

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
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
望爲記室叅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
曰洪體乏進趨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趨則能陵
厲立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
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
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
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
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
夫僬僬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

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
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筍
有藻稅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
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旣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
解自非至精不能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
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
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
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
略以示一隅冀悻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閭
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

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
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
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
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
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
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
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
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蹟析理
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
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

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史臣曰景純篤志緜邇治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象而官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頽心委運何至銜刀

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
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紳奇冊府總百代之遺
編紀化仙都竊九丹之祕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璧
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贊曰景純通秀夙振宏材沉研鳥冊洞曉龜枚匪寧國
覺坐致身災稚川優治貧而樂道載範斯文永傳洪茂

晉書卷七十二考證

郭璞傳是爲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
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監本是爲舉事之
下有姓崇者之上共脫去二十二字今照宋本增入

晉書卷七十二考證

晉書卷七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三

庾亮

子彬弟

羲

冰

翼

條

蘇

翼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傳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爲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爲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嶷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嚴莫敢造之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爲

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叅軍預討華軼功封都
亭侯轉叅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
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
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
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給事中黃門侍
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
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
因表爲中領軍明帝卽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曰臣
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
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徼時之福遭遇

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
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頰頰省闈出
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
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
一日謗譴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
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
允康哉之歌實存于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
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
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
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

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
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
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
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
至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
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
爲之弊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是以
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閨
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
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

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
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
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
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
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
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
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慳慳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
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
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其言而止王
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

後代王導爲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
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也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
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
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
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
與西陽王羨將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自勝
旣而正色陳羨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
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
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
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

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美宗帝室近屬美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邪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

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旣而峻將
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于京都詔假
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
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
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
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攜其三弟憚條翼南奔温
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
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旣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
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
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

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亮噉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
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
爲政之實旣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曜反爲
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
今事急不宜數爾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
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
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以戰峻軍乃走
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温嶠舟亮得進見稽顙鯁噎詔
羣臣與亮俱升御坐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
門投竄山海帝遣尙書侍中手詔慰喻此社稷之難非

舅之責也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議彌興皇家多難未敢告退遂隨牒展轉便煩顯任先帝不豫臣叅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託况君臣之義道貫自然哀悲眷戀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旣今恩重命輕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幾宣通外內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驅馳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

謗議沸騰祖約蘓峻不堪其憤縱肆兇逆事由臣發社
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盱食踰年四
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
戮之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
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實天所不覆地所不載
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不忠不
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劔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
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
理臣欲自投草澤思魯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
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

夫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疏奏詔曰省告懇惻執以感歎誠是仁舅處物宗之責理亦盡矣若大義既不開塞舅所執理勝何必區區其相易奪賊峻姦逆書契所未有也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不宥今年不反明年當反愚智所見也舅與諸公勃然而召正是不忍見無禮於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已總率征討事至敗喪有司宜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且舅遂上告方伯席卷來下舅躬貫甲冑賊峻梟懸大事旣平天下開泰衍得反正社稷又安宗廟有奉豈非舅二三方伯

忘身陳力之勲邪方當策勲行賞豈復議既往之咎乎
且天下大弊死者萬計而與桀寇對岸舅且當上奉先
帝顧託之旨弘濟艱難使衍冲人永有憑賴則天下幸
甚亮欲遁逃山海白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
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
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亮遂受命
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
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盾匡術劉
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
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

君子亮曰元帥指搆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盾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

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旣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

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
命之臣勢屈於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
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含容隱忍謂其罪
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釁
懼而修己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
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
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
固社稷之遠算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
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
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

兵一萬俱戍邾城又以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囂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僞荊州刺史李閔巴郡太守黃植送于京都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尙彊並佃並守修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上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釁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

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
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
簡練部分乞槐棘叅議以定經畧帝下其議時王導與
亮意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
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
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
自邾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爲司徒揚州刺
史錄尙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時年五十二
追贈太尉諡曰文康喪至車駕親臨及葬又贈永昌公
印綬亮弟冰上疏曰臣謹詳先事亦曾聞臣亮對臣等

之言懇懇於斯事是以屢自陳請將迄十年豈恃臣好讓而不肅恭顧曩時之釁近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算畧兼該是以役不踰時而凶彊馘滅計之以事則功歸聖主推之於運則勝非人力至如亮等因聖畧之弘得效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賞及後傷蹶責踰先功是以陛下優詔聽許亮實思自効以報天德何悟身潛聖世微志長絕存亡哀恨痛貫心膂願陛下發明詔遂先恩則臣亮死且不朽帝從之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

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三子彬羲蘇

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溫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恬如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蘇峻之亂遇害

羲少有時譽初爲吳興內史時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資經贍四海之

務其爲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躬自儉約斷獄四百殆致刑厝賈誼歎息猶有積薪之言以古况今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不燭弘濟之道豈待瞽言臣受恩弈世思盡絲髮受任到東親臨所見敢緣弘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暇少垂察覽其詩文多不載羲方見授用而卒子準太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爲豫州刺史西中郎將鎮歷陽卒官準子悅義熙中江州刺史準弟楷自有傳

穌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穌年十五以書諫曰承進據襄陽耀威荆楚且田且戍漸臨河洛使

向化之萌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剋樂生守齊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羯雖衰猶醜類有徒而沔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泝流之艱征夫勤役有勞來之歎若窮寇慮逼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廩糧有抄截之患遠畧乏率然之勢進退惟思不見其可此明闇所共見賢愚所共聞况於臨事者乎願迴師反旆詳擇全勝修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泛舟北濟方軌齊進水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願詳思

遠猷算其可者翼甚奇之升平中代孔巖爲丹陽尹表除重役六十餘事太和初代王恪爲中領軍卒於官子恒尙書僕射贈光祿大夫

懌字叔豫少以通簡爲兄亮所稱弱冠西陽王羨辟不就東海王冲爲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懌爲功曹除暨陽令又爲冲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二州軍事轉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時兄亮總統六州以懌寬厚容衆故授以遠任爲東西勢援尋進監秦州氐羌諸軍事懌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

口亡入石季龍亮表上貶懌爲建威將軍朝議欲召還
亮上疏曰懌御衆簡而有惠州戶雖小賴其寬政佐等
同惡大數不多且懌名號大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其
文武之心轉已安定賊帥艾秀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
者五百餘口冀一安穩無復怵惕從之後以所鎮險遠
糧運不繼詔懌以將軍率所領還屯半洲尋遷輔國將
軍豫州刺史進號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
郡軍事假節鎮蕪湖懌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
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栢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
奏夔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懌聞之曰

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
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
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遂飲鳩而卒時年五十贈侍
中衛將軍諡曰簡子統嗣統字長仁少有令名司空太
尉辟皆不就調補撫軍會稽王司馬出爲建威將軍寧
夷護軍尋陽太守年二十九卒時人稱其才器甚痛惜
之子玄之官至宣城内史

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
莫不好禮爲世論所重亮常以爲庾氏之寶司徒辟不
就徵祕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爲司徒右

長史出補吳興內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
便棄郡奔會稽會稽內史王舒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
別率張健於吳中時健黨甚衆諸將莫敢先進冰率衆
擊健走之於是乘勝西進赴于京都又遣司馬滕含攻
賊石頭城拔之冰勲爲多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遷給
事黃門侍郎又讓不拜司空郗鑒請爲長史不就出補
振武將軍會稽內史徵爲領軍將軍又辭尋入爲中書
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是
時王導新喪人情恹然冰兄亮旣固辭不入衆望歸冰
旣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

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釁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時顛沛刑憲暫墜遂令臣等復得爲時陳力徇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王憲不復必明於往讐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勳哉

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則愚
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成帝疾篤時有妄爲中書符勅
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
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康帝卽位又進車
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季龍於是
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
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爲翼援冰臨發上疏曰
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而志無殊操量不及遠頃皇家
多難釁故頻仍朝望國器與時殲落遂令天眷下墜降
及臣身俯仰伏事於今五年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

緝熙政道而陛下遇之過分求之不已復策敗駕之駟
以冀萬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
瞽以獻血誠願陛下暫屏旒纁以弘聽納今疆寇未殄
戎車未戢兵弱於郊人疲於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
庶之困未之安也羣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
與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羣下羣下宜忠不引不進百
司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日總萬
幾猶兼將相或借訟輿人或求謗芻蕘良有以也況今
日之弊開闢之極而陛下歷數屬當其運否剝之難嬰
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實

冀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弘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冲虛以爲本勤訓督以爲務廣引時彥詢于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之情僞必達天聰然後覽其大當以總國綱躬儉節用堯舜豈遠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旣思日側於勞謙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臨疏徘徊不覺辭盡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以疾篤尋而卒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空諡曰忠成祠以太牢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

官臨卒謂長史江彪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斂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冰七子希襲友蘊倩邈柔

希字始彥初拜祕書郎累遷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建安太守未拜復爲長史兼右衛將軍遷侍中出爲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希旣后之戚屬冰女又爲海西公妃故希兄弟並顯貴太和中希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蘊爲廣州刺史並假節友東陽太守倩太宰長史邈會稽王叅軍柔散騎常侍倩最有才器桓溫深忌之初慕

容厲圍梁父斷澗水太山太守諸葛攸奔鄒山魯高平等數郡皆沒希坐免官頃之徵爲護軍將軍希怒固辭希初免時多盜北府軍資溫諷有司劾之復以罪免遂客于晉陵之暨陽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友爲東陽家于暨陽及海西公廢桓溫陷倩及柔以武陵王黨殺之希聞難便與弟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蘊於廣州飲鴆而死及友當伏誅友子婦桓祕女也請溫故得免故青州刺史武沉希之從母兄也潛餉給希經年溫後知之遣兵捕希武沉之子遵與希聚衆於海濱畧漁人船夜入

京口城平北司馬卞耽踰城奔曲阿實士皆散起蔽於
城內囚徒數百人配以器仗遵於外聚衆宣令云逆賊
桓溫廢帝殺王稱海西公密旨除凶逆京都震擾內外
戒嚴屯備六門平北叅車劉爽與高平太守郗逸之遊
軍督護郭龍等集衆距之卞耽又與曲阿人弘戎發諸
縣兵二千并力屯新城以擊希希戰敗閉城自守溫遣
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被擒希逸及子姪五人斬
于建康市遵及黨與並伏誅唯友及蘊諸子獲全友子
叔宣右衛將軍蘊子廓之東陽太守

條字幼序初辟太宰府累遷黃門郎豫章太守徵拜祕

書監賜爵鄉亭侯出爲冠軍將軍臨川太守豫章黃韜
自稱孝神皇帝臨川人李高爲相聚黨數百人乘犢車
衣皂袍攻郡縣條討平之條於兄弟最凡劣故祿位不
至卒官贈左將軍

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畧京兆杜乂陳郡殷
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
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之中便
期之以遠畧因言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
勿以常人遇之常疇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
艱難之勲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

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轉
叅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頃之除振威將
軍鄱陽太守轉建威將軍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
心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及邾城
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糧杖石城得全翼之
勲也賜爵都亭侯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
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翼以帝
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
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畧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
翕然稱其才幹由是白河以南皆懷歸附石季龍汝南

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涼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爲已任言論慷慨形于辭色將兵都尉錢頡陳事合旨翼拔爲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侵擾不已逃逸漸多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禁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爲司馬及軍司並不肯赴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羨爲長沙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

之益亦似由有佳兄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
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既雅敬洪遠
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
以偃儻豪彊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
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
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
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
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
悞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
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日而治之荊州所統一二

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翼
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卽位翼欲率衆北
伐上疏曰賊季龍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
決死遼東虢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則江
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不顧忿咎然東西
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沔五百涓水通
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尙尋陽太守袁真
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
桓宣撲取黃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
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旣臨許洛竊謂桓溫可渡成

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
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聞拙速不
聞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
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爲辭帝及朝
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
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勢暫
率所統致討山北並分見衆畧復江夏數城臣等以九
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搜乘停
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穡穀草不充
並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反二千或

容躡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運漕用功實爲艱阻計襄陽荆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盪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畧淺短荷國重恩志存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高畧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穡穀以伺二寇之釁而值天高聽邈未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參天人之徵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

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
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徒鎮襄陽其謝尙王愆期等悉令
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道啓聞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
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
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避衰唯兄冰意
同桓溫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爲翼
繼援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
蠻校尉胡賊五六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
擊於撓溝北破之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綏來荒遠務

盡招納之宜立客館置典賓叅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成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叅軍司馬勲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崩兄冰卒以家國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冰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爲尋陽太守詔使翼還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後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繕修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季桓於江陽翼如廁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疾篤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司馬朱燾爲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永和元年卒

時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諡曰肅翼卒未幾部將于
瓚戴義等作亂殺將軍曹據翼長史江彪司馬朱燾將
軍袁真等共誅之爰之有翼風尋爲桓溫所廢溫旣廢
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沔中軍事領義城太守代
方之而方之爰之並遷徙于豫章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耀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閨靡不
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媒勢
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慎
滿覆之災是以厚贈瓊瑰罕升津要塗山在夏靡與尙
稷同驅妣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

晉昵元規叅聞顧命然其筆敷華藻吻縱濤波方駕搢紳足爲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璿萼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邳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呂產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懌敢恣凶懷鳩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贊曰元規矯迹寵階椒掖識闇釐道亂由乘隙下拜長沙有慙忠益季堅清貞毓德馳名處泰逾約居權戒盈

稚恭慷慨亦擅雄聲

百書卷七十三

晉書卷七十三考證

史臣論則與夫呂產安傑亦何以異哉○呂本書音義
作台并注云史記台作胎

晉書卷七十三考證

晉書卷七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四

桓彝

子雲
虔子振

雲弟謐
虔弟石秀

謐子石虔
石民

石生

石綏

石康

謐弟秘

秘弟冲

冲子嗣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父顯

官至郎中彝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早獲盛

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

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爲周顛所重顛嘗歎曰

茂倫欽崎歷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冏義
拜騎都尉元帝爲安東將軍版行遠適令尋辟丞相中
兵屬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于時王敦擅
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字
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
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
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
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爲敘之卽遷吏部郎竟歷
顯職明帝將伐王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叅密謀及敦平
以功封萬寧縣男丹陽尹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

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
適得太真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
能國乎方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撝挹內
外之任並非所堪但以墳栢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補
彝宣城內史在郡有惠政爲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彝
糾合義衆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
擾可案甲以須後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
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朱綽
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彝尋出石頭會朝廷遣將軍司
馬流先據慈湖爲賊所破遂長驅逕進彝以郡無堅城

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
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僞與通和以紆交至
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
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
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
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
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
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僞降更思後舉彝
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爲晃所害年五十三時
賊尚未平諸子並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

平追贈廷尉諡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
追贈興古太守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
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
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沖溫別有傳

雲字雲子初爲驃騎何充叅軍尚書郎不拜襲爵萬寧
男歷位建武將軍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爲江
州刺史稱疾廬于墓次詔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
莅職加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假
節雲招集衆立志在足兵多所枉濫衆皆嗟怨時溫執
權有司不敢彈劾升平四年卒贈平南將軍諡曰貞子

序嗣官至宣城內史

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祕書郎皆不就簡文帝召爲撫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遷黃門郎未拜時謝萬敗於梁濮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沒西藩騷動溫命豁督沔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城二郡太守擊慕容屈塵破之進號右將軍溫旣內鎮以豁監荆揚雍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以梁益叛豁使其叅軍桓巖討之而南陽督護趙弘趙憶等逐太守桓淡據苑城以叛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僞南中郎將趙盤於宛盤退走

豁追至魯陽獲之送于京師置戍而旋又監寧益軍事
溫薨遷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苻堅寇蜀
豁遣江夏相竺瑗距之廣漢太守趙長等戰死瑗引軍
退頃之堅又寇涼州弟冲遣輔國將軍朱序與豁子江
州刺史石秀沂流就路稟節度豁遣督護桓羆與序等
游軍沔漢爲涼州聲援俄而張天錫陷沒詔遣中書郎
王尋之詣豁諮謀邊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沔
北軍事兖州刺史朱序爲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襄
陽以固北鄙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豁上疏固讓
曰臣聞三台麗天辰極以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

時邕必將仰叅神契對揚成務引易簡以翼化暢玄風
於宗極故宜明揚仄陋登庸賢雋使版築有沖天之舉
涓濱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以德非
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達不以擬心臣實凡
人量無遠致階藉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闡揚皇風贊
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蒞混一華戎尸素積載庸績
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下迴神玄覽追
收謬眷則具瞻革望臣知所免竟不許及苻堅陷仇池
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興太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
戍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

委戍奔潰豁以威略不振所在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
不拜開府尋卒時年五十八贈司空本官如故諡曰敬
贈錢五十萬布五百匹使者持節監護喪事豁時譽雖
不及沖而甚有器度但遇疆寇故功業不建初豁聞苻
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
爲名以應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緩石康知名

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趨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圍
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
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
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沖爲苻健所圍垂没石虔

躍馬赴之拔沖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
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瘡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
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初袁真以壽陽叛石虔以寧遠將
軍南頓太守帥諸將攻之剋其南城又擊苻堅將王鑿
于石橋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
堅又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絕哭
金革弗避況在餘哀豈得辭事可授奮威將軍南平太
守尋進冠軍將軍苻堅荊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
率衆入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激水屯管城
石虔設計夜渡水旣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剋管城擒

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成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逐堅竟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還沖卒石虔以冠軍將軍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尋以母憂去職服闋復本位久之命移鎮馬頭石虔求停歷陽許之太元十三年卒追贈右將軍追論平閭震功進爵作塘侯第五子誕嗣誕長兄洪襄城太守洪弟振

振字道全少果銳而無行立爲荊州以振爲揚武將軍淮南太守轉江夏相以兇橫見黜及立之敗也桓謙匿於沮中振逃于華容之涌中立先令將軍王稚徽戍巴

陵稚微遣人報振云桓欽已剋京邑馮稚等復平尋陽
劉毅諸軍並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在江陵振乃聚
黨數十人襲江陵比至城有衆二百謙亦聚衆而出遂
陷江陵迎帝於行宮振聞桓昇死大怒將肆逆於帝謙
苦禁之乃止遂命羣臣辭以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
于晉更奉進璽綬以琅邪王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
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旣而
歎曰公昔早不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爲前鋒天
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暴虐無道多
所殘害振營於江津南陽太守魯宗之自襄陽破振將

溫楷于柞溪進屯紀南振聞楷敗留其將馮該守營自率衆與宗之大戰振勇冠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敗績振追奔遇宗之單騎於道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給曰已前走矣於是自後而退尋而劉毅等破馮該平江陵振聞該敗衆潰而走後與該子宏出自湏城復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荊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率寧遠將軍索邈與振戰於沙橋振兵雖少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輒瞋目奮擊衆莫敢當振時醉且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臨陣斬之

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

一室簡於應接時人方之庾純甚爲簡文帝所重豁爲
荊州請爲鷹揚將軍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尋代叔父冲
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居尋陽
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
常從冲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
目止嘯咏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答安甚恠之
他日安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世事此公所
諳吾又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去職年四十三卒於家
朝野悼惜之追贈後將軍後改贈太常子稚玉嗣立之
篡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稚玉爲臨沅王

石民弱冠知名衛將軍謝安引爲參軍叔父冲上疏版
督荆江豫三州之十郡軍事振武將軍領襄城太守戍
夏口與石虔攻苻堅荆州刺史梁成等於竟陵明年又
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苻堅將慕容垂姜成等於漳
口復領譙國內史梁郡太守冲薨詔以石民監荊州軍
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
甚爲人情所仰初冲遣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至是石
民復遣兵助之尋而苻堅敗於淮肥石民遣南陽太守
高茂衛山陵時堅雖破敗而慕容垂等復盛石民遣將
軍晏謙伐弘農賊東中郎將慕容夔降之始置湖陝二

戍獲關中擔幢伎以充太樂時苻堅子丕僭號於河北謀襲洛陽石民遣將軍馮該討之臨陣斬丕及其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苟操等傳首京都而丁零翟遼復侵逼山陵石民使河南太守馮遵討之時乞活黃淮自稱并州刺史與遼共攻長社衆數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銓松滋太守王遐之擊淮斬之遼走河北以前後功進左將軍卒無子

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歷驃騎太傅長史會稽世子元顯將伐桓玄石生馳書報玄玄甚德之及玄用事以爲前將軍江州刺史尋卒於官

石綏元顯時爲司徒左長史立用事拜黃門郎左衛將軍立敗石綏走江西塗中聚衆攻歷陽後爲梁州刺史傅歆之所殺

石康偏爲立所親愛立爲荊州以爲振威將軍累遷荊州刺史討庾仄功封武陵王事具立傳

祕字穆子少有才器不倫於俗初拜祕書郎兄溫抑而不用久之爲輔國將軍宣城內史時梁州刺史司馬勳叛入蜀祕以本官監梁益二州征討軍事假節勳平還郡後爲散騎常侍徙中領軍孝武帝初卽位妖賊盧竦入宮祕與左衛將軍殷康俱入擊之溫入朝窮考竦事

收尚書陸始等罹罪者甚衆祕亦免官居于宛陵每憤憤有不平之色溫疾篤祕與溫子熙濟等謀共廢冲冲密知之不敢入頃溫氣絕先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祕於是廢棄遂居于墓所放志田園好遊山水後起爲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詔曰祕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頗有讓表以栖尚告誠兼有疾疾省用增難可順其所執祕素輕冲冲時貴盛祕恥常侍位卑故不應朝命與謝安書及詩十首辭理可觀其文多引簡文帝之眚遇先冲卒長子蔚官至散騎常侍游擊將軍立篡以爲

冲字幼子温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温甚器之弱冠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從温征伐有功遷督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城七郡軍事寧朔將軍義城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又從温破姚襄及虜周城進號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温之破姚襄也獲襄將張駿楊凝等徙于尋陽冲在江陵未及之職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州督護趙毗掠武昌府庫將妻子北叛冲遣將討獲之遽還所鎮初彝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

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冲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買德郎冲小字也及冲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頃之進監江荆豫三州之六郡軍事南中郎將假節州郡如故在江州凡十三年而溫薨孝武帝詔冲爲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時詔賻溫錢布漆蠟等物而不及大殮冲上疏陳溫素懷每存清儉且私物足舉凶事求還官庫詔不許冲猶固執不受初溫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己決冲旣莅事上疏以爲生殺之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冲旣代溫居任

則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爲羣情所歸冲懼逼寧康三年乃解揚州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郗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爲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中軍鎮京口假節又詔冲及謝安並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時丹陽尹王蘊以后父之重昵于安安意欲出蘊爲方伯乃復解冲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京口遷鎮姑熟旣而苻堅寇涼州冲遣宣城內史朱序

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
乘虛致討以救涼州乃表曰氏賊自并東胡醜類實繁
而蜀漢寡弱西涼無備斯誠暴與疾顛祗速其亡然而
天未勦絕屢爲國患臣聞勝於無形功立事表伐謀之
道兵之上略況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陵縱常在秋
冬今日月迅邁高風行起臣輒較量畿甸守衛重複又
淮泗通流長江如海荆楚偏遠密邇寇讐方城漢水無
天險之實而過備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凡庸識乏武略
然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征西將
軍臣豁叅同謀猷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沔漢庶仰憑正

順因致人利一舉乘風掃清氛穢不復重勞王師有事
三秦則先帝盛業永隆於聖世宣武遺志無恨於在昔
如其懾憚皇威闔關計屈則觀兵伺釁更議進取振旅
旋旆遲速唯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詔答曰
醜類違天比年縱肆梁益不守河西傾喪每惟宇內未
一憤歎盈懷將軍經略深長思算重復忠國之誠形于
義旨覽省未周以感以慨寇雖乘間竊利而以無道臨
之黷武窮兇虐用其衆滅亡之期勢何得久然備豫不
虞軍之善政輒詢于羣后敬從高算想與征西協叅令
圖嘉謀遠猷動靜以聞會張天錫陷沒於是罷兵俄而

豁卒遷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爲江州刺史冲將之鎮帝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謝安送至漂洲冲旣到江陵時苻堅彊盛冲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荊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以石季龍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卽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

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
接會濟江路不云遠乘其疲墮撲翦爲易臣司存閩外
輒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
諮議叅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荊州水旱饑荒又冲新移
草創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豐乃止堅遣其
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
所在陷没冲遣江夏相劉爽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爽
畏懦不進序又爲賊所擒冲深自咎責上疏送章節請
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玄之詣冲諮謀軍事冲率前
將軍劉波及兒子振威將軍石民冠軍將軍石虔等伐

苻堅拔堅筑陽攻武當走堅兗州刺史張崇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苻熙石越寇新野冲旣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沔衝要密邇疆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荆江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疆蠻西連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旣分請以王薈補江州刺史詔從之時薈始遭兄邵喪將葬辭不欲出於是衛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轡代之冲聞之而怒上疏以爲轡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冲使石虔伐堅襄陽太守閻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于京都詔歸冲府以平震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堅使

其將郝貴守襄陽冲使揚威將軍朱綽討之遂焚燒沔北田稻拔六百餘戶而還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堅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遁走三郡皆平詔賜錢百萬袍表千端初冲之西鎮以賊寇方彊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爲已任又與朱序款密俄而序沒於賊冲深用愧惋旣而苻堅盡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閑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

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爲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爲廢興召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袵矣俄而聞堅破大勳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冲本疾病加以慙恥發病而卒時年五十七歲贈太尉本官如故諡曰宣穆賻錢五十萬布五百匹冲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命處士南陽劉麟之爲長史麟之不屈親往迎之禮之甚厚又辟處士

長沙鄧粲爲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初
郟鑿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冲獨與謝安
書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爲恨言不及
私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號
哭盡哀後立篡位追贈太傅宣城王有七子嗣謙脩崇
弘美怡

嗣字恭祖少有清譽與豁子石秀並爲桓氏子姪之冠
冲旣代豁西鎮詔以嗣督荊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軍
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莅事簡約脩所住齋應作板檐
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轉西陽襄城二郡太守鎮夏

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中郎將諡曰靖子胤嗣
胤字茂遠少有清操雖奕世華貴甚以恬退見稱初拜
祕書丞累遷中書郎祕書監立甚欽愛之遷中書令立
篡位爲吏部尚書隨立西奔立死歸降詔曰夫善著則
祚遠勳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蒙後晉國子文之德世
嗣獲存故太尉冲昔藩陝西忠誠王室諸子染凶自貽
罪戮念冲遺勤用悽于懷其孫胤宜見矜宥以獎爲善
可特全生命徙于新安及東陽太守殷仲文永嘉太守
駱驟等謀反陰欲立胤爲立嗣事覺伏誅

謙字敬祖詳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縣開國侯累

遷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孫恩之亂謙出奔無錫徵拜尚書驃騎大將軍元顯引爲諮議叅軍轉司馬元興初朝廷將伐立以桓氏世在陝西謙父冲有遺惠於荆楚懼人情向背乃用謙爲持節都督荆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假節以安荆楚立旣用事以謙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謙兄弟顯列立甚倚杖之而內不能善也改封謙爲寧都侯拜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立篡位復領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及桓振作亂謙保護乘輿頗有功焉然而暗懦尤不可以造事初勸振率軍下戰

以守江陵振旣輕謙用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于姚興
先是譙縱稱藩於姚興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乃表
興請謙共順流東下興請謙謙曰臣門著恩荆楚從弟
亥雖謂篡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
自應駭動興曰小水不容人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
不假君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蜀欲虛懷引
士縱疑之乃置謙於籠格使人守之謙向諸弟泣曰姚
主言神矣後與縱引譙道福俱下謙於道占募百姓感
冲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

脩字承祖尚簡文帝女武昌公主歷吏部郎稍遷左衛

將軍王恭將伐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無終向句容脩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之脩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脩旣旋車而楊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崩駭脩進說曰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旣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立立必內喜則能制仲堪佺期使並順命朝廷納之以脩爲龍驤將軍荊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仲堪爲廣州脩未及發而立等盟於尋陽求誅牢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荊州刺史中丞江績奏脩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

迭汗隆龍蛇俱山澤冲逶巡於內輔豁陵厲於上游虔
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
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爲亢極之資立遂履霜
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臺之亂甯兪之忠無救奕
碁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贊曰矯矯宣城貞心莫陵身隨露天名與雲興虔豁重
世冲秀雙美國賴英臣家推才子振武謙文尋邑爲羣
歸之篡亂曷足以示

晉書卷七十四考證

桓嗣傳故太尉冲昔藩陝西○臣宗萬按本傳冲爲荆

州刺史而謂爲陝西者東晉時以荊州爲陝西故也

晉書卷七十四考證